

编辑 邱海泉 校对 禹华 电话 67655539 Email:zzrbzf@163.com

中原收藏



清康熙珐琅彩 开光牡丹碗

清康熙珐琅彩正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纹饰主要模仿铜胎珐琅器。纹饰多为花卉，有牡丹、莲花、菊花等花卉以及绣球、石竹等，并有在珐琅彩绘花卉内篆书吉祥语句的。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徽文

满架秋风扁豆花

任崇喜

“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是郑板桥眼里的家常。秋风起，凉意生，秋叶慢慢枯黄，盛夏的热闹成为记忆的影子。

花。远看，她们并不艳丽，淡淡的粉，淡淡的紫，又多又杂，掩映在并不苍翠的叶片中。近观，花儿却大有情趣：一律分裂成两片紫色，一如张开的蝶翅，给豆蔻年华下了最生动的注释。

我印象中，扁豆就是“梅豆”。只是不知是梅花之“梅”，还是眉毛之“眉”，反正我们都这么叫它，我是习惯写“梅豆”的。这个季节，黄瓜豆角成为配角，最时令的蔬菜除了萝卜、白菜之外，就是扁豆了。

这个有些阴晦的早晨，想起时常穿过的幽巷和那些花儿，晃动着晨光的碎片，暗得深邃，亮得明晃，是古城里长短错落的碎影。

“带雨繁花重，垂条翠荚增。烹调滋味美，渐似在家僧。谷雨方携子，梅天已发秧。枝枝盘作盖，叶叶暗遮旁。伏日炎风减，秋晨露气凉。”扁豆阔而肥厚，像月牙一样，用其炒菜有一股清香，许多人都喜欢。

据说，在中秋月之下，妇女们乞子，在焚香拜月之后会闭着眼睛在篱笆下摸索。如摸到南瓜，就预示会有男孩；如摸到扁豆，则是女孩。



白云秀岭图(国画)

陈超星

祖辈漫忆

悠悠读报情

张爱萍

我这辈子和读报有缘。刚踏进校门就开始订《红领巾报》，小学四年级，我的一篇文章曾在班上当范文读，从中悟出：报上有美文词佳句，写作文时能助一臂之力。

康复后的诗人，常有散文、诗歌发表在报端。我从字里行间知道诗人创作的第一首诗是《寂寥》（1944年11月，时年11岁），遗憾的是，这首长诗当年未能发表。

看《郑州日报》谈冯骥才、陈祖芬、梅桑榆、苏连硕……展现《文汇报》，黄炎培中、从维熙、肖复兴、刘心武、赵丽宏……你要交读报的乐趣是什么？读报教我明史、辨事、识人，阅尽各种人生；读报让我站在高人的肩膀上，看“古典”，赏“今典”，吃别人嚼过的馍，长自己的肉，乐而为之。

前不久，读诗人撰写的《吴小如先生的自书诗》一文，得知两位老人自上世纪4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联系，谊兼师友，可谓少年缔交“白头到老”了。小如师是京派文学传人，新中国成立前夕沈从文挂名编辑的《华北日报》文学副刊，具体组稿和编辑皆小如师经手。

缘识杂俎

断想集

刘昌碧

“知恩报恩”是和谐的根基。人们只有看人、事、物对自己有恩德有贡献的一面，才能克制自己、以德报怨。这样想、这样做的人多起来，社会自然呈现和平的景象。

“规矩”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必须遵从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们只有感恩规矩，自觉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社会才会和谐。如果以身试法，为所欲为，那就难免天下大乱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世界精英。人类应感恩精英们多年前在巴黎会议宣言中的救世心，感恩他们指出的趋吉避凶之道——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吸收2500年前中国孔子的智慧。

在讲解这两首词时有这样一段话：“从上下两首词中不难看出，官女们正值闭月羞花的青春妙龄时，她朝歌夜舞，常得君王带笑看，一旦春去秋来，人老色衰，就不能再伺候君王了！然而更可悲的是君王死时还要她殉葬，可怜这弱女子只能凄凄唱一声《何满子》后，倒地身亡。真是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哇！”也许因为我是女人，自然从盛唐宫女、才人的命运联想到当代女性的种种境遇，感慨万千！文中的“以色事他人得几时好”这句话，时时在耳边响起，深刻，真深刻啊！

前不久，读诗人撰写的《吴小如先生的自书诗》一文，得知两位老人自上世纪4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联系，谊兼师友，可谓少年缔交“白头到老”了。小如师是京派文学传人，新中国成立前夕沈从文挂名编辑的《华北日报》文学副刊，具体组稿和编辑皆小如师经手。他1949年即在大学任教，能翻译、能书法，能诗词能登台……文中说：“六十多年的交往中，我读小如写的书和散文文章，有了问题随时请益，得到他的点拨，我们之间没有客套，这时候，每每想，古训所以说‘友直、友谅、友多闻’，良友以也，而我有幸得之。”那先生还自谦，我是小如“看着长大的”，我小他十有一岁……

读着这样的文字，如沐春风。两位不曾谋面的老师，由简单的六个汉字符号、幻化成有血有肉的诗人、教授，直逼眼前，真是常读报常受益啊！屈指算来，邵先生已是望八之年了，小如师也该奔九了，我在此借贵报一角，遥祝未曾谋面的两位老师身心康泰！

台上的看客们此时才回过神来，齐齐地发出一声赞叹：“好！”凌永生今天要做的是“文思豆腐羹”，这道菜成败最关键之处就在豆腐切丝这一步。他在这样的气氛和压力下，完成得如此出色，丝毫没有让徐叔失望。即便是徐丽婕这个对厨艺完全不通的人，见到了凌永生的这番表演，也禁不住拍起了手。

最终菜肴的味道如何，这诸多辅料、葱、姜、酒、糖、盐等等，无一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搭配，搭配多少，任一变化都会在菜味中体现出来。同样的一道菜，每个厨师做出的口味却各不相同，其中奥秘便在于此。不光如此，即使是炉灶上火头的大小调节，也是非常讲究的。内行人通常把烹调时火力大小和时间长短的变化状况用一个词来形容：火候。

负责主持“名楼会”的周经理清了清嗓子，目光毕恭毕敬地从马云、陈春生和徐叔身上依次扫过：“大厨们的作品都已经完成了，请三位上台品评。”徐叔看看马云：“马老，您德高望重，就从您这里开始吧。”

徐叔眉头一皱，马云捋了捋胡须，道：“姜先生既是京城御厨的后代，必然是见多识广，造诣不俗。他来当这个评委，确实非常合适。我相信姜先生一定能将这三道菜的优缺点分析得头头是道，令三位参赛者心服口服。”

马云捋了捋胡须，道：“姜先生既是京城御厨的后代，必然是见多识广，造诣不俗。他来当这个评委，确实非常合适。我相信姜先生一定能将这三道菜的优缺点分析得头头是道，令三位参赛者心服口服。”

彭辉所做的“三套鸭”盛在一只细瓷大砂锅里。锅中清汤纯美，色泽碧绿，恰似一汪春水，套好的三禽端坐水中，三头相叠，六目紧闭，神态亲昵安详，看起来倒像正在熟睡一般。



5

菜肴中无疑首屈一指。”说到这里，姜山顿了一顿，话头一转，“不过既是斗菜，首先讲究的还是味美，这家用肉肥，野鸭肉质，乳鸽细嫩，自是不用多言。作为炖菜，这滋味全在一锅汤中，大家既然让我来做评判，那我就先尝为快。”

姜山拿起用小勺舀起一匙清汤，俯身喂入口中，细细地咂摸了片刻，开口说道：“嗯。这三种禽类的美味已经完全融入了一锅汤中，鲜香急舌，彭师傅必定是在起始以旺火急炖，才能在火候上达到这样的效果。”

连载

儿子的“工作室随记”写到6月7日停笔了。在此摘录最后一段：这是极少数人能体验到的一段生活，它使我又多了一份与众不同。这种日子以后不会再有了，以后回想，定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和23个孩子有个约定 6月8日，我到宜昌接儿子。一天里，晏紫不断电话催我9日就把儿子带回，我则“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要带儿子去我的故乡。我怎能不带儿子去37年前我插队落户的故地！

下午到训练基地后，我很快见到了儿子。儿子站到我面前时，脸色是浅浅的红褐色，胸是挺直的，表情是兴奋的，气质是青春的，眉眼五官全都带着遏制不住的喜悦。这些都不让我吃惊，意外的一个细节却打动了我——儿子两手攥着一溜捋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家人发给我的所有的留言，我一天也没弄丢。

23个孩子中，除个别女生，都给挨过戒尺。我让第一批9个男生都进学校了，他们都不打。我说那就说感觉吧，于是5个说“一般”，2

一个说“还好”，1个说“好”，1个说“失去的和得到的相等”，我笑道：“这不扯乎了，可来可不来么。”有个孩子这时“别有用心”地告诉我，听说此前有两个男生送后来跳楼，还有个女生喝洗衣粉自杀。我听了表面平淡，内里心潮暗涌。我又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声“救救孩子”。可是，怎么救啊？

我想起徐叔的那声“救救孩子”。可是，怎么救啊？我想起徐叔的那声“救救孩子”。可是，怎么救啊？我想起徐叔的那声“救救孩子”。可是，怎么救啊？

走进食堂已经入夜，见儿子仍然手捧饭菜守候在食堂门口。他面带微笑，眼神纯净纯真，血缘之爱，父子之情，全在这双眼睛里。这是我第一次给父亲捧送饭菜，那情景美若童话。饭菜已经凉了，孩子们坚决不让我吃，纷纷争着给我拿碗递筷，重新盛热饭菜。菜是黄瓜和包菜。好大一盆不锈钢碗啊，这哪是碗啊，明明是盆啊。这可是我一天的饭量啊！最后几个小孩连忙说，叔叔，给我吃吧，说着要夺碗过去，我忙阻止。我知道，在这里饭菜是不允许浪费的。再看他的碗，只剩一层汤水几颗米粒。他不是没吃饱，饭菜是可以自由添盛的，可他竟然愿意吃我吃剩的最后几口饭菜！谁知道这一刻我心里多感动有多感慨？当时就喉头发硬饭菜难以下咽。男孩的爸爸妈妈，你们可知道你们的儿子？真想拜托家长们问问自己的孩子，问问他是否就是那个愿意吃我剩饭的孩子。

随笔

玉米糝

李绍光

“又是玉米糝，不喝。”刚进厨房，儿子就嘟囔起来，我顿时心里叭哒，叭哒！秋风送来，满山飘香，高粱乐红了笑脸，玉米露出了金芽，大人砍忙忙，孩子掰穗狂。啊，好一片丰收的田园风光！睡梦中，我经常回到儿时欢快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初，许多山区农村仍然比较贫困，残破的墙，低矮的房，零乱的院，是我记忆中的家乡。那一簇簇盘旋的玉米串，热腾腾的新米糝，更是深深地烙印脑海。

黄色的玉米糝啊，那是山里人的保命粮！那时，各种粮食一年到头刚刚接济，一家人惜玉米如金。农活忙，做一顿饭有时吃一天，也难免剩下。妈妈十分节俭，剩饭有时变了味，也不舍得倒掉，长时间以来，她的肠胃出了毛病。一次，她刚吃完剩饭不一会儿，肚子就鼓了起来，又高又硬，她疼得在床上来回翻滚，奶奶赶忙熬山楂汤，如鼓的肚，汤咋咽下？妈妈强忍着，一口一口地喝，泪水与药水一齐从嘴角流下，湿透了破旧的衣衫，湿透了家人的心，浸湿了我的大脑。三十年过去了，这事仿佛就在昨天！

玉米糝、玉米馍、玉米面条改生活。儿时，我和玉米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故事一个个。我家儿女多，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家庭收入低，没钱买菜。我经常盛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糝，捏一点点盐放在里边，用筷子搅几下，然后蹲在墙角大口大口吃起来，新玉米糝真好啊！上初中后，我去了十里外的重点学校上学，一天早晚两顿饭喝玉米糝，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和玉米馍。有馍长了毛毛，擦一擦继续吃。学校大锅饭，玉米糝锅底又厚又焦，能赶上吃半碗，真是美食啊！

一次作文课，老师让朗诵自己的作文《理想》。穿蓝布衫的小闯第一个站起来，他手捧厚厚的作文本，紧皱眉头，慢慢读起来：“我从山沟走来，如果不好好学习，我对不起那碗玉米糝！”顿时，全班学生哄堂大笑，唯有两鬓斑白的老师默默不语，好久，好久，他伸出手，示意小闯坐下。忽然，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玉米穗，高声说道：“同学们，记住它，也许将来玉米糝不再是你们生活的必需，但这恰恰是我们追求的理想！”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今天，我们国家富裕了，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玉米糝已不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呈现在我们餐桌上的是海鲜、大米和水果，还有西式的咖啡与沙拉。我周围的小孩子天天喝奶茶，吃面包，长得胖胖的。玉米糝成了生活调味品，还有许多孩子不喝玉米糝，嫌它营养少，口感差。我不想说，也不想评价这些孩子们对玉米糝的看法，但是我想说，你们的祖辈、父辈喝玉米糝长大，并不希望你们的生活像他们一样，饮食应该丰富多彩！

玉米糝成为以前几代人和我们这代人的刻骨记忆，突然在当今孩子们身上终结了，是遗憾，更是惊喜！

新书架

《法殇》

田健

小说以房地产行业为背景，结合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描述了一场漫长而又荒谬的诉讼。原告与被告、法官、律师与地产商展开了一场真诚与欺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作者张忠富作品不多，但为文严谨，是当下文坛最富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法殇》爱憎分明，嫉恶如仇，饱有凛然的正气与充沛的激情。“钱罡”和“赖志宏”这两个人物是中国法制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典型人物，很令人们警示和反思。我希望随着社会的极大进步和法制的不断健全，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见。每一个人都能从这部书中的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高傲和卑微，挣扎与妥协，以及在这金钱时代的焦躁不安与患得患失，堂吉珂德式的房地产商，深藏不露的法官，归国精英，后台强硬的女律师，无耻的骗子……时代的枷锁牢牢笼罩着每一个人。作者饱含怜悯地将时代与阶层的切片呈现在眼前。